

續
禮
記
集
說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九

樂記

仁和杭世駿大宗錄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治者

其禮具于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蕞薄

又音遍亨音烹又音亨

朱氏軾曰樂兼文武之舞謂之備禮兼腥熟之薦謂之具所以然者由功大治辯故所作禮樂無不全不備之憾此五帝三王之所同雖閒有損益不相沿襲而其具備則一也獨是備則煩樂煩則極而反生憂禮煩則粗而反倦非聖人孰能稱情立文而終始無

弊乎必無憂不偏乃爲備達故曰干戚非備孰亨非
達干戚之舞謂有文又有武孰亨而祀謂有腥又有
孰

方氏苞曰其治辯者其禮具如夏殷以前喪服則上
下各以其親婚姻則族盡不復相避至周公辯之而
後具是禮也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
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
乎

張氏守節曰庾蔚之云樂興于五帝禮成于三王

姚氏際恆曰上云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此又云不相沿襲何與

姜氏兆錫曰此推言制作之治功以見應于和序之本也辯詳明也極則憂荒縱而生悲也粗則偏漏畧而失中也干戚之舞樂云備矣然非備樂者備以功不以器也熟烹而祀禮云達矣然非達禮者達以治不以物也五帝三王不沿樂而樂備不襲禮而禮具蓋治功明盛而憂粗轉而爲敦備矣此所以天地之和序皆應而乖戾胥消也故以大聖贊之五帝不言禮三王不言樂蓋互文與

方氏苞曰禮之常如曲禮少儀所以事父兄君長之禮無微不達使稍有疎畧則於其本然之體當然之則不能合矣禮之變如曾子所問並遭君與父母之喪或在君所或歸于家或私事畢而後之公或公事畢而後治私其閒先後緩急之節毫釐不失然後動而處其中凡禮之參差交會處皆然觀此則知稍粗必偏矣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于樂義

近于禮

夏戶嫁反
長丁丈反

孔氏穎達曰禮樂備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宜天高
地下不同故人倫尊卑有異其間萬物各散殊塗禮
者別尊卑定萬物是禮之法制行矣天地萬物流動
不息合會齊同而變化者也樂者調和氣性合德化
育是樂興也禮以裁制爲義故特加制樂以興作爲
本故不云制也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于樂義
主斷割禮爲節限故義近于禮

陳氏澔曰物各賦物而不可強同此造化示人以自
然之禮制也絪縕化醕而不容以獨異此造化示人
以自然之樂情也合同者春夏之仁故曰仁近于樂

散殊者秋冬之義故曰義近于禮

姚氏舜牧曰自天高地下至居鬼而從地統論天地間有自然之禮樂未便說到聖人至作樂以象天制禮以配地方說是聖人之效法注禮行樂興說聖人法之似太早近樂近禮說效法之所本似俱未當

陸氏奎勳曰朱子云此段意思極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許順之云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亦說不到這裏想必古來流傳得此個文字余觀下文所引皆與易繫傳近此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正恐非聖人見不到說不出也讀樂記深

服河間獻王好古之篤而東漢已無全書爲可歎耳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
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鄭氏康成曰鬼神謂先聖先賢

孔疏聖人之魂爲神賢人之魂爲鬼

王氏肅曰天地官各得其位也

孔氏穎達曰樂之爲體敦重和同因循聖人之神氣
而從于天禮之爲體殊別萬物所宜居處鬼神之所
爲而順于地聖人能使禮樂顯然備具則天地之事
各得其利矣

姚氏際恆曰天高地下二段其言禮樂亦皆膚廓語

而儒者亟稱之何也大抵徒愛此等語我知其不實
驗禮樂于身心日用閒耳 又曰樂率神從天禮居
鬼從地非禮樂之義說見篇首

姜氏兆錫曰此又申天地之序和之意也

方氏苞曰敦和則人心國政皆得其平而率神其大
者也別宜則兆民百物皆得其所而居鬼其大者也
神者天地之氣化樂達天地之和則氣化之行順而
不愆如有以率之也居鬼者廟社壇兆各有其方也
又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官者得其職也大人舉
禮樂以明天地之序達天地之和則四時序順三辰

不忒而天得其職矣河嶽奠安品物暢遂而地得其職矣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應氏鏞曰此節所謂天高地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陳氏澹曰此與易繫辭畧同記者引之言聖人制禮其本于天地自然之理者如此定君臣之禮者取于天地尊卑之勢也列貴賤之位者取于山澤卑高之

勢也小事不可爲大大事不可爲小故小大之殊取于陰陽動靜之常也方猶道也聚猶處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各有其道則各以其類而處之所謂方以類聚也物事也行禮之事卽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行之不止一端分之必各從其事所謂物以羣分也所以然者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然有此三綱五常之倫其閒尊卑厚薄之等不容混而一之也故曰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如衣與旂常之章著爲日月星辰之象在地成形如宮室器具各有高卑大小之制是取法于地也由此言之禮之有

別非天地自然之理乎

姜氏兆錫曰天尊地卑本乾坤而言故禮象之而君臣定卑高以陳指六子而言故禮象之而貴賤位陽常動而大陰常靜而小故小大異事而禮亦異情也五方之族聚各以類萬物之器分各以羣故性命異稟而禮亦異體也在天成象煥如日月星辰之昭著在地成形秩如山川原隰之等列應氏曰此卽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

方氏苞曰天地萬物動靜有常而小大之事法之其作動也其止靜也禮樂之限節政事之張弛以至于

日用飲食一動一靜莫不有自然之理皆所以象天地萬物動靜之有常也殊謂動靜異宜非謂小與大殊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上時掌反齊依注作躋摩本又作磨盪本或作蕩煖許爰反同

喧

張氏守節曰二氣切摩而萬物生發作樂亦令聲氣切摩使民心生敬也天地化物八節更相感動作樂亦令八音相感動也萬物雖以氣生而物未發故雷

霆以鼓動之如樂用鼗鼓以發節也萬物皆以風雨奮迅而出如樂用舞奮迅以象之使發人情也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如樂各逐心內所須而奏之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照如樂有蘊藉使人暄煦也歌不直言而長言嗟嘆之屬也

應氏鏞曰此卽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陳氏澹曰煖之者日也月亦預焉潤之者雨也風亦預焉相須而成故也

姚氏際恆曰上兩節改易傳之文以言易者言禮樂
謬

姜氏兆錫曰劉氏曰上節中禮者天地之序本節中樂者天地之和凡此又言效法之所本也 又曰氣卽陰陽也隣升也摩推盪播也霆從雷故皆言鼓雨從風故皆言奮四時行故言動月從日故皆言煖凡皆天地之氣爲之也化者天地絪縕萬物化醕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陳氏澂曰此言禮樂之得失與天地相關所謂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也總結上文兩節之意

姜氏兆錫曰不時自樂失其和而言無辨自禮失其序而言升之言長也成也情猶理也不生則氣鬱而

非著不息矣亂升則質蕩而非著不動矣蓋乖氣致
異而天地之理然也陳氏曰不時則不生以天道明
人事也無別則亂升以人事明天道也此反結上兩
節以起下文之意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
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
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之閒也故聖人曰

禮樂云

大音
泰

王氏肅曰著明也明大始謂法天也成物謂地也居
亦謂法也

張氏守節曰天爲萬物之始故曰大始天蒼而氣化
樂亦氣化故云著大始在地成形禮亦形教故云居
成物地卑故曰居天高故曰著也著不息著不動此
美禮樂配天地著亦處也樂處氣運生不息者配天
也禮制尊卑定位成養萬物處不移動者配地也

彭氏汝礪曰下二著字皆當訓處蓋處乎上而不息
者天也處乎下而不動者地也此天地之定體

姚氏際恆曰上際于天下蟠乎地莊子文莊以言精
神而此以言禮樂謬樂著大始禮居成物非禮樂之
義說見篇首此二句易傳以言乾坤而此以言禮樂

謬

姜氏兆錫曰及至也承上無序不和而言也著註謂
猶處也對居而言著大始居成物猶易乾知大始坤
作成物之意乾以健資始是著大始坤以順資生是
居成物而禮樂法之也應氏曰樂出于自然之和禮
出於自然之序二者充塞流行無顯不至無幽不格
無遠不屆無厚不入則樂著乎乾知大始之初禮居
乎坤作成物之位而昭著不息者天之所以爲天而
顯諸仁昭著不動者地之所以爲地而藏諸用一動
一靜循環無端天地之間不過此理而已故聖人昭

揭以示人而名之曰禮樂也此以上又言成功之所合也

方氏苞曰史記引古樂書語聖人知天識地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有者天地之形也未有者天地之神所謂大始也著者因六律五聲而發著神之存情之效也居成物者因已成之物而措置之也君臣父子物之已成者也而制禮以明其分誼聯其恩愛所以居之也尊者置之上卑者置之下所謂居成物也又曰天地之間一動一靜往來而不窮者陰陽鬼神

而已而禮樂能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故聖人所以贊化育者必曰禮樂也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按樂

也者施也二節當在此節之上脫簡在後

王氏應麟曰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是琴之全體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宮少商則不復有琴樂之有少宮少徵則不復有樂以繁脆黠殺之調皆生于二變也

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

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舞行戶剛反其行下孟反

王氏肅曰遠以象民行之勞近以象民行之逸

應氏鏞曰勤以治民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遠而長怠于治民則德薄而樂殺故舞列近而短

姚氏際恆曰夔制樂爲賞諸侯此無稽之說按舞數

天子八佾諸侯六佾

見左傳隱五年

此以治民勞逸分舞行

遠短亦非

姜氏兆錫曰註曰南風長養之風也孝子言父母之長養已如之其詞未聞疏曰舜有孝行故以五弦之

琴歌此詩而教天下之孝也熊氏以爲凱風詩非矣
家語南風之薰王肅所增又尸子雜說不可證正經
故言未聞也愚按南風之薰詩正與下文治民勞逸
之義相足故聖證論引家語及尸子以難鄭而疏反
以爲不可證經真可謂蔽于傳鄭而溺于經旨也且
如制樂非夔始而夔始以南風制爲樂而賞諸侯猶
制琴始自神農而舜乃作五絃以歌南風也王氏不
明此直以爲夔制樂豈專爲賞諸侯然者妄甚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韶上
遙反

熊氏安生曰按樂緯云黃帝曰咸池帝嚳曰六英顓
頊曰五莖堯作大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商曰大濩
周曰大武禮樂志云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與樂
緯不同其餘無異名曰六英者宋均注云爲六合之
英華五莖者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也

孔氏穎達曰按司樂注云湯德能使天下得其所是
其得也元命苞曰湯之時民樂其救之于患害故曰
濩救也由救之故民得所義亦通也大武武王樂也
以武取定天下周公制焉

姚氏際恆曰莊子曰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

韶禹有大夏此本之爲說殷周之樂盡矣非贊詞此
倣孔子謂武盡美未盡善之意爲說而詞不達耳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樂以昭德而歷舉帝王之樂以
實之亦前章功成作樂之意也篇中自第三章以下
並言禮樂者凡七章而此以下五章皆專言樂也其
閒雖或兼言禮亦側樂而言

方氏苞曰大章章之也二句詞意以倒轉而相承蓋
黃帝之咸池德已備矣至堯又大而章之也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教者民之寒
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

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王氏肅曰以法治作樂所以法治其行也君行善卽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

姜氏兆錫曰寒暑者一歲之分劑疾謂疾沴也風雨者一時之氣候飢謂飢荒也教謂教化事謂事功行猶將也寒暑時風雨節此天地自然之樂也人君教時事節而樂在其中矣是則樂以法天地而爲治而非苟爲之也治善則樂將象君之德矣而民之被化于德教者又何窮哉此申上章德盛教尊而錫樂之意而因明樂與德教互爲終始之意也蓋王者教時

事節而樂作樂乃以象君之德也而樂之爲教又可
以移風易俗而善其民是又象君之德以爲德也故
前後文遞明其義輔氏曰寒暑不時風雨不節天地
之禮樂失矣教不時事不節人之禮樂失矣天地之
道寒暑時而風雨節先王之爲樂以法治也善則象
德如韶夏濩武是已若無其德而求之鐘鼓管絃則
不可謂之善矣

方氏苞曰教不時則傷世者古聖人之于民也自能
食能言以至入小學大學苟其聰明志力之所及則
教之如不逮焉恐後其時而不能補則性命之理虧

也一人之教失其時則其人不成而有傷矣失教者多則世爲之傷矣古者田事既畢入學四十五日農工商賈之子弟無不與焉蓋惟恐失其時也後世小學不行雖或長而聞道其容貌辭氣之安肌膚筋骸之固則有不能强者教與學之不時其弊如此況蕩然無所謂教與學哉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綏淫也

姜氏兆錫曰分言之爲豕酒總言之爲酒獄訟繁所謂訟師起于飲食也一獻士之饗禮疏曰鄉飲酒禮一獻無百拜蓋極言其多也綴止也此類舉禮樂象德綴淫之實以明上文之意而起下文也

方氏苞曰賓介主人獻酢相酬之拜有數而合眾賓眾兄弟子姓之旅酬則畧計必百拜矣獻酬交錯以次而徧故終日飲酒而不得醉也 又曰淫過也舞者有行綴則不可妄動猶禮節之不可過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

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樂音洛下所樂哀樂康樂皆同分扶問反

張氏守節曰民有喪則先王制衰麻哭泣之禮以節之使其各遂哀情是禮以哀之也大福祭祀吉慶也民慶必歌舞飲食庶羞之禮使不過而各遂歡樂是有以樂之也哀樂雖反皆用禮節各終其分故云皆以禮終

姚氏際恆曰有禮以哀之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本左傳子太叔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等語再前賓主百拜句按古惟再拜從無百拜者此言之之過也後世本此以施于尊者簡牘是教之作偽耳

方氏苞曰哀之分以禮終則適至其分而可以節樂之分以禮終則少過其分而卽爲流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姜氏兆錫曰大事謂死喪大福謂吉慶以禮終則哀不淫樂不傷而樂在其中矣猶周子禮序則樂和之意也所樂卽樂其所自生之樂俗下應本漢志增一易字以鼓反今從之此因言樂之爲教善民化俗之妙而民之所以象君德而爲德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

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知音智應於既反

張氏守節曰人生必有血氣心知之性性合五常之行有喜怒哀樂之分但其發無常時隨外境所觸故亦無常也應感起物而動緣外故來感心心觸感乘起動應之故有喜怒哀樂也

朱氏軾曰心知者程子所謂氣質之性也當其未發喜怒哀樂全無朕兆何常之有迨與物接應感而起而爲喜爲怒爲哀爲樂之心乃隨處發見術道徑也所形不一如道徑之分歧

方氏苞曰有血氣心知之性故易感無喜怒哀樂之

常故感之者不同則其心亦異正聲雅樂善物也姦聲淫樂惡物也以善物感之則應而動者其心術必形于善以惡物感之則應而動者其心術必形于惡起物興起于物也志微噍殺之類所以感也思憂之類心術之所形也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噀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

淫亂

噀子遙反發色界反思息吏反噀昌善反慢莫諫反易以鼓反賁依注讀爲憤扶粉反勁古正反裕

羊樹反肉而救反辟匹亦
反邪似差反濫力暫反

陳氏濫曰志疑當作急急促微細焦枯殺滅也狄與
逖同遠也成者樂之一終狄成言其一終甚長淫佚
之意也滌洗也濫侵僭也言其音之泛濫侵僭如以
水洗物而浸漬浸濫無分際也

姚氏際恆曰言性爲血氣此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
肉好據考工記屬璧言此處用之未允狄成亦難解
朱氏軾曰按陳註志作急似當粗厲猛起謂樂之初
起已粗厲而猛奮末廣賁謂至終越奮發而廣賁賁
平聲書用宏茲賁詩賁鼓維鏞俱訓大廣大猶粗厲

也璧之孔曰好其身曰肉內外皆圓比樂聲之圓轉
融通狄成陳註謂狄與逖同遠也成者樂之一終狄
成言其一終甚長滛佚之意也滛濫如水之滛盪泛
濫也

姜氏兆錫曰此復申篇首人心感于物而形爲聲音
之意而因言先王慎所以感之之道也血氣心知之
性兼道心人心而言朱子所謂雖聖賢不能無人心
雖庸愚不能無道心是也術猶知也民心無常而其
喜怒哀樂應感之幾起于物而動然後心術形于其
音故采之可以觀民風如下文所云也急促微細噍

枯殺滅也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故可知其哀思
憂愁也嘽寬謔和慢緩易平也繁文簡節多文理而
畧節奏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故可知安樂猛
威武貌奮振迅貌言猛盛于初起而奮振于終末也
廣大也賁怒氣也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故可知
其剛毅廉有稜隅也勁堅也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
廉故可知其肅敬好璧孔也肉璧地也考工記註云
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瑗肉好均曰環此以喻音之
圓通瑩滑也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故可知其慈
愛逝長也成終也言一終甚長搖佚之意也滌洗濫

僭也如以水洗物而浸濫無分際也此乃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之所流極故又知其淫亂也

方氏苞曰劉氏謂此申言篇首音之生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一條之義又謂樂作而有志微噍殺之音則民心之哀思憂愁可知皆非也篇首言音之生由人心之感于物此一節言樂之作又能感人心而使之各以類應也故下文言先王之有樂教取其和聲以厚民德又言禮慝樂淫則滅和平之德意義相承心感物而動各有所之猶路之條分也疏以前數字屬君心國政後數字屬樂音觀嘽諧慢易一條則知

其不可通若君心國政而慢易則萬事隳壞民窮于
無告矣尙得康樂乎惟樂音則慢可謂遲緩易可謂
顯亮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
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
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行下孟反
懾之涉反

陳氏澹曰本之情性卽民有血氣心知之性喜怒哀
樂之情也度數十二律上生下生損益之數也禮義
貴賤隆殺清濁高下各有其義也生氣之和造化發

育之妙也五常之行仁義禮智信之德也

朱氏軾曰先王之樂以性情爲根以理數爲則合天地之和順五行之序故能使于萬世之爲樂者感之而各得性情之正而陰陽剛柔調劑通暢由中發外各安其位而無相奪也本之性情四句言樂之善以下言樂之節人性情孔疏最當

方氏苞曰音之感人如此故先王作樂必本之情性以建中和之極然後稽之度數而寓禮義于其中以合造化之和氣著生民之常德然後其聲爲正聲樂爲和樂以之教人可檢束其德性也所以然者樂之

大小終始皆象人之事行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
皆形見于此故聽之者心術形于正而不及于邪先
王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于樂可以觀其深矣
制之禮義謂聲音中倫次如宮商角徵羽象君臣民
事物以次降殺而不可相陵之類陽而不散四句皆
言聲律之節奏分際非以天地人心言也其音之乍
發也如陽之動而既往而仍留未嘗散也其音之暫
止也如陰之靜而應節則復作不終密也音之宏厲
者其氣剛而不至過暴也音之幼妙者其氣柔而不
至中竭也交于中者律之諧乎聲者也作于外者聲

之達于器者也作樂之始以度數禮義劑其陰陽剛柔之分而無不調所謂四暢交于中也是內之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由是聲之發也無少乖戾焉是外之安於其位而不相奪也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省西領反稱天
證反比毗志反

王氏肅曰繩法也法其德厚薄也

朱氏軾曰學樂有等差始而試習加增廣又必審其次文采者註云卽節奏之合蓋節止也奏作也合

之而五音具備清濁相應如五色成文也繩正也以
是樂正人之德而性之厚者庶不浸于薄至于大小
之稱始終之序所以示人行事之象則也節奏文采
統言之大小始終晰言之也內而繩其德使親疏貴
賤長幼男女之間藹然有恩以相接外而象其行使
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交秩然有禮以相防所謂經
之綸之者也故曰其理皆形于樂觀其深者謂非淺
嘗者所得而窺也

陸氏奎勳曰二句對舉省訓爲省約陳用之樂書云
節奏文采均聲之節治飾之道欲始博而終約其說

是也

姜氏兆錫曰情性卽血氣心知之性喜怒哀樂之情也度數五聲十二律上下損益之數禮義貴賤隆殺清濁高下之理生氣之和造化發育之妙五常之行仁義禮智信之德承上言凡音生于人心故聖人作樂本于應感之情性考諸聲律之度數制以隆殺之禮義然後用以合天地生氣之和而使其陽動不至于散陰靜不至于密道人心五常之行而使其剛氣不至于怒柔氣不至于懣陰陽剛柔四者和暢以交于中而發形于外于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

安其位而不相奪倫也然後推其教以化民成俗立
之學而若學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之類
立之等而若十二舞勺成童舞象之類廣其節奏而
和音曲于五聲省其文采而肅綴兆于五色此皆以
繩德厚而欲其成德也又律大小之稱而如宮音之
至濁及羽音之至清整之各得其平比終始之序而
自黃鐘之初九至仲呂之上六聯之各得其次此又
以象事行而欲其正行也凡此乃使一切人倫之理
皆于樂而見是卽樂而可觀其義之深奧矣蓋古有
是言而記者引以爲證也繩猶檢也德厚如中庸敦

厚崇禮之厚象猶法也事行如上文宮亂君驕之類
方氏苞曰廣其節奏如自一成而九成也歌詠其聲
則有文舞動其容則有采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
世亂則禮慝而樂淫

姚氏際恆曰呂覽土敝一段同無氣衰則生物不遂
一句

姜氏兆錫曰敝者力已盡而敝壞煩者入無時而煩
擾氣衰者發將竭而喪耗此三者皆以起世亂之意
也無常故慝無節故淫衰而不莊樂而不安則與樂

不滯哀不傷者異矣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則與
敬而有節反而報本者異矣廣大狹小也大則使人
容爲姦宄小則使人思爲貪欲感傷天地條暢之氣
則不能合生氣之和滅敗人心和平之德則不能道
五常之行是以君子賤而不用也此反言以結上文
之意也

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
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傷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
君子賤之也

陳氏澥曰感或作蹙感條暢之氣則與合生氣之和

者反矣滅平和之德則與道五常之行者異矣

方氏苞曰音之遲重以赴節也若煩乎趨數必慢易而犯其節矣音之平中以貴本也若狄成滌濫則流湏而忘其本矣哀而不莊以下皆以樂言不兼禮故以其聲貫之如孔子贊易稱蓍龜而所言皆蓍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應氏鏞曰聲感于微而氣之所應者甚達氣應于微而象之所成者甚著成象則有形而可見見乃謂之

象也各歸其分者所謂樂之道歸焉耳

姜氏兆錫曰此亦上章之意而上章專自制樂立教言之此章自行成于已而因教成于下者言之尤爲切以至也感卽倡也應卽和也回謂回互邪謂邪舛曲謂糾曲直謂峻直蓋言往復左右縱橫前卻之象其分卽順逆之分也

方氏苞曰鄭衛之風姦聲也聞之者不覺好濫趨數所謂逆氣應之也一國若狂則逆氣成象而淫樂必興矣二南之風正聲也聞之者皆思秉禮度義所謂順氣應之也上下清明則順氣成象而和樂必興矣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
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情慢邪辟之氣不設于身
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行下孟反辟匹

亦反知音智

張氏守節曰聲色是事故云聰明而氣無形故于身
爲設也不留聰明于姦聲亂色故耳目得順正不用
心術接淫慝禮樂故心知得順正不設身于情辟故
百體得順正也

姜氏兆錫曰此節乃君子修身之要法也反復也復
性情之正而不卽于邪則志無不和比分也分善惡

之類而不入于惡則行無不成不留不接不設如論語四勿之謂皆反情比類之事也如此則百體從令而義之與比矣

方氏苞曰此承上文言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君子欲興和樂以導民心先使一身之內有順氣而無逆氣然後能辨正聲興和樂以移風易俗下節所陳是也陳氏集說此學者修身之法與上下文意義不貫荀卿曰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故必比類乃可以成其行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

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朱氏軾曰著成也謂四時和萬物得遂其生而發育
長養也動四氣之和天地位也著萬物之理萬物育
也奮至德之光馬陸說較穩

姜氏兆錫曰此下二節則君子合樂之極與其明效
大駭也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
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
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迭相爲經

還音旋

王氏肅曰清明廣大終始周還皆樂之節奏容儀發

動也

姚氏際恆曰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本子
大叔言禮以象天明以則地義以從四時之說五色
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本子大叔爲九文六
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
之說彼以五色言禮此以言樂故不切然彼言禮而
云五聲則此言樂亦可云五色也自鄭氏以下皆以
五聲配五色爲解而郝仲輿謂之舞容輔漢卿且以
色爲聲之誤皆不讀左傳者也下倫字荀子作志
朱氏軾曰清明廣大終始周還卽論語所謂翕純繖

釋不必分屬何音五色卽五聲謂之色者以有節奏
之節八風從律謂八風按節而至而律應之也百度
卽三分損益之數迭相爲經謂十二月之律還相爲
宮也經對緯言

姜氏兆錫曰此章君子反情以下言樂之理所謂無
聲之樂也發以聲音以下言樂之數所謂比音而樂
之也蓋合內外兼本末而修身理物之道具矣故其
樂之盛至于如此而被之一身則遂耳目聰明血氣
和平也施之萬物則遂移風易俗天下皆靈也至此
則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雖聖神之極功

亦豈有加于此哉學者詳之

陸氏奎勳曰此一段可稱樂書精語五色成文二句從周禮大司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釋出入風從律而不姦天地人三籟一語盡之樂聲始于天風可以發人慧悟 又曰註疏專指百刻山陰家農師言若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絃黍是也

方氏苞曰方氏曰周旋者樂之節似與終始象四時無別蓋人聲絲竹之相比歌聲舞節之相會如風雨相依以爲作止也 又曰干戚羽毛旌題服物雜用

五色各成文理 又曰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之度皆有數以紀之或曰度十二律之尺度也數黃鐘八十一分宮聲八十一之類是也凡樂器皆準十二律尺度故曰百度凡樂器之度皆以十二律五聲之數紀之故曰得數而有常

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方氏苞曰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故樂行而倫清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

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姚氏際恆曰以道制欲是荀子人心道心之旨

姜氏兆錫曰此二節又總始終而申之也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

張氏守節曰德得理也性之端本也言人稟性皆以得理爲本也得理于內樂于外故云德之華樂爲德華若莫之能用故須金石之器也金石爲器須用詩

述申其志志在心不述不暢故用詩述之若直述其志則無纏藉之美故又長言歌詠使聲音之美可得而聞若直詠歌未暢故舉手蹈足以動其形容也三者志聲容也 又曰樂氣詩歌舞也君子前有三德爲本乎心後乃詩歌舞可觀故云然後樂氣從之也方氏苞曰五常之德性之發見者也性渾然中涵有五德而其端倪始可見故曰性之端 又曰謂德本于心可也謂性本于心可乎且旣曰本于心則德與性爲二而不可云三王氏之說非也

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唯樂不可以爲偽

張氏守節曰德爲性本故曰情深樂爲德華故云文明歌舞蹈樂氣從之按樂氣說詳前故云氣盛天下咸寧故曰化神內外符合而無有虛假也

朱氏軾曰氣盛于中則手舞足蹈舞蹈乃氣盛之驗所謂誠則明也化神所謂動則變變則化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極言德義之妙以申上章之意也方氏苞曰情深文明作樂之事氣盛化神用樂之效氣盛如莊子所稱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爲量是也化神如周官大司樂所稱致天神地祇

人鬼五土之物及此記所陳天地訢合煦嫗覆育萬物樂在宗廟族黨鄉里閭門聽者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是也 又曰情之深氣之盛和順積中也文之明化之神英華發外也非情深文不能明非氣盛化不能神故惟樂不可以爲僞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

方氏苞曰姦聲正聲感人氣皆應以成象故曰聲者樂之象君子所樂其順而成象者也或曰清明象天廣大成地故聲可以言象

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
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
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
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獨樂之樂
音洛厭於

反覽

陳氏澹曰再始謂一節終而再作也往進也亂終也
如云關雎之亂歸舞畢而退就位也再始以著往者
再擊鼓以明其進也復亂以飭歸者復擊鐃以謹其
退也此兩句言舞者周旋進退之事又曰此章諸
家皆以爲論大武之樂以明伐紂之事且以再始爲

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愚謂此特通論樂與舞之理如此耳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豈可以生民之道莫大于戰伐哉

姚氏際恆曰獨樂其志言樂有弊

朱氏軾曰著往卽見方意謂往以漸也由微之顯之謂著再始謂舞者作勢而往旋而退步然後前進三步亦是作勢又在一始之前亂如關雎之亂之亂飭歸謂退復本位行列整齊不散亂也先鼓六句言樂獨樂四字言武樂之美本于武王之德之盛也行其志自不拂乎道備乎道自不徇乎欲反復言之也義

立者謂見其情則義可知如卓立于此而人無不見也

陸氏奎勳曰鄭註誤指大武之舞諸儒皆從之廬陵胡氏曰此泛論樂不指武王而陳可大乃得據以改正鄭註竊謂澹菴之與家農師其說禮皆爲傑出惜澹菴之禮記傳十八卷農師禮解四十卷新說四卷今俱不得見其全書

方氏苞曰一成有一成之始再始所以著前奏之既往而不相混也一成有一成之亂復亂所以示每卷之有歸而謹其終也舊說終以舞言似未安 又曰

樂重在聲故論樂多主聲奮疾而不拔于聲亦然舊
說專屬舞亦未安 又曰備舉其道廣樂以成其教
也不私其欲聞者皆得以蕩滌邪穢也卽下文君子
好善小人聽過之事 又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
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
之則莫不和親所謂情見而義立也感于樂則人之
情見事之義立和親和敬情見也而君臣上下父子
兄弟之義由是而立矣 又曰小人以聽過者樂在
宗廟之中聽者莫不動于和敬則愾慢者亦自覺其
不類矣族長鄉里之中聽者莫不勸于和順則悖傲

爲患者必自覺其取憎矣閨門之內聽者莫不勸之
和親則乖戾勃谿者亦自覺其不情矣雖閒居習于
作非而對眾不能無忤卽過此以往未必能改而當
其時必有動于心馴習既久則自易其惡者必多矣
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
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施加政及按今本反其所自始句無而字

鄭氏康成曰此明禮樂所由生先王有仁民之德施
于外故爲樂以章之有報本之情動于中故爲禮以
行之

張氏守節曰庾蔚之云樂者所以宣暢四氣導達情性功及物而不知所報所謂施也禮者所以通彼之意故有往有來所謂報也樂章德聞名知德若大章是也禮報人情而制隨質文之始也

朱氏軾曰朱子云樂是和氣從中直出無所待于外禮卻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做一節文抵當他據此是以外之辭讓報內之恭敬非人已往來施報之報蓋歡忻鼓舞之情由中一直發出不待安排布置故曰樂樂其所生禮則安排出一個節文以抵當此情故云報情反始反始者所行之禮必反之心以求情

文之稱也但如此講則與下節不相連石梁王氏謂下節是他篇錯簡信然又按鄭元目錄云此二節明禮樂之所主先王有仁民之德施于外故爲樂以章之有報本之情動于中故爲禮以行之此解與註疏同而文較直截蓋以報爲報德報功下節贈諸侯所以報功也然不若朱子解體認精細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按史樂書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以下十四句在第四章樂施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之下當從之愚按舊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爲章首以下有賞諸侯之文故以此贈諸侯之文入之

似協然言禮樂而侈及施贈亦淺乎其言禮樂矣

姜氏兆錫曰此又申樂者爲同以下三章之意也按樂其所自生蓋自本達末自始迄終之意所謂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是也反其所自始蓋自末溯本自終原始之意所謂反本復古不忘其所自始是也下四句皆遞明首二句之義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黃龍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姜氏兆錫曰按前後節文體相同理復相足不合中

忽雜此數句石梁主氏曰此八句專言禮與上下文
不相承其說得之但未知何篇所錯耳或曰此與明
堂位文勢畧相似謂魯得用天子之車旂寶龜而天
子以牛從贈諸侯魯亦用之也

方氏苞曰疑是明堂位錯簡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

樂記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姚氏際恆曰說荀子作統是此因上有統字故改耳
姜氏兆錫曰統同亦陽舒之義辨異亦陰肅之義上文施報以下皆舉其用而言此同異以上乃指其體而言管乎人情卽前所謂同則相親異則相敬而人情物理皆在其中矣此以下三章亦並言禮樂也
方氏苞曰情情實也揖讓征誅與夫功德淺深之情

實不可變也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傾天地
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椅麓之體傾
父子君臣之節

去起呂切
負音負

朱氏軾曰樂之情禮之經卽上節不可變之情不可
易之禮樂本于人心窮者謂窮極人心而無微不至
也變謂律呂相生循環不已而萬物生生之理亦于
是著知變者非獨察于聲音節度之數已也著誠去
僞者謂人心之誠得禮而達而範圍其中又能收斂
放心而革其邪矣也惟其然故合乎天地通乎鬼神

而爲庶物人倫之綱紀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又由本體而推其功效以明聖人制作之妙也疑精粗之體舊謂禮樂之作道與器未始相離也意似善而未融玩本句承降興上下之神句獨以而疑是三字相接則二句當如陳氏連看爲是而字是接上之詞是字乃指上之義緣鬼神體物而不可遺故連言之二條乃二而一者也且下節皆言化育萬物之驗作擬物體看上下乃皆融貫而舊注未之發也精粗猶言小大耳

方氏苞曰窮本究其聲之感物而動者知變知律呂

宮商之變也 又曰喪禮有輕重久暫豈惟責其誠于重者久者亦以去其僞于輕者暫者也賓禮有隆殺疎數豈惟效其誠于隆者數者亦以去其僞于殺者疎者也故老莊僞禮告子外義賊民禍世酷于申韓 又曰道體之精者存乎中外敬順位育參贊之微惟致禮致樂乃能凝之于性命之中道體之粗者見于日用飲食往來酬酢之迹惟禮具樂行乃能凝之于事爲之際故大人舉禮樂然後人紀有節而天地將爲昭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

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觫生

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

不殯則樂之道歸焉爾

訢依注音豪又音欣煦許具反
嫗于具反區古侯反萌莫耕反

觫古伯反蟄直立反伏扶
又反殯音獨殯呼閏反

張氏守節曰此大人聖人與天地合德故舉禮樂爲
教而天地從之大明也直出曰萌稻稷之屬也胎生
獸也卵生鳥也

姚氏際恆曰天地訢合以下本子太叔言禮以效天
之生殖長育之說

姜氏兆錫曰大人謂聖人在天子之位也舉猶作也

昭著也言聖王德位兼而禮樂作則其道察乎天地而上下高深之理無不著也天以氣煦地以形軀天煦以覆地軀以育此卽訢合相得之事屈生曰角無觥曰觥處暗而忽明曰昭幾死而復生曰蘇卵生曰嫗伏胎生曰孕鬻不殯謂胎不敗不殯謂卵不裂此皆煦軀覆育之驗凡聖人之贊化育于天地如此而皆于樂之道歸之此蓋由禮樂本傾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而作焉者故其功效至于萬物各得其所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言凝萬物不言理羣神統大倫者物類且然况聖人乎言樂不言禮亦省文也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于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

朱氏軾曰童子司舞樂工司樂不言司樂者可知也姜氏光錫曰干揚皆舞器也祝禮官也禮有夏祝商祝夏尙忠商尙質喪以忠質爲主故名宗廟之禮敬在尸喪禮哀在主人所謂德行也周氏曰有司童子之所知者禮樂之末而君子之所與民同也如其本則豈非君子之所獨得而與百王同者乎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于天下也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達神明之德以申各章凡言德器者之義也上下自北面而言先後自後尸後主人而言德行在尸與主人道也而童子樂師習于藝有司宗祝商祝習于事則其器也先王制禮樂道器兼該而其上下先後之序如此

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張氏守節曰著元冕衣元端同色故曰端冕聽古樂也此當是廟中聽樂元冕祭服也

姜氏兆錫曰古樂謂雅頌之音也厭之故惟恐臥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進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于是語于是道故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拊音撫復音伏相息亮反

孫氏炎曰整其亂行節之以相赴敵迅疾趣之以雅姜氏兆錫曰旅羣列貌進旅退旅眾不雜也和正以廣聲無姦也總舉其聲容之善也弦匏笙簧槩言眾

器之屬拊之言擊謂擊鼓也一云拊樂器名以韋爲
實以棘擊之以輔樂卽下文所謂相也文卽謂鼓也
武謂鐃也亂終也汎猶治也雅謂祝也作樂必會合
樂器守待拊鼓而作而樂之始奏則擊鼓舞之將終
則擊鐃樂之亂則治以相舞之疾則治以祝此則詳
其聲容之節也道猶引也古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
下之古君子于是語其樂卽于是道之千古而古聖
人修其均平之德化不難幾矣蓋因語古樂而感發
之者深也

陸氏奎勳曰陳氏樂書云作之堂上弦之以琴瑟作

之堂下匏之以笙簧堂上非特琴瑟也又曾守拊焉
堂下非特笙簧也又曾守鼓焉是陳氏以虞書搏拊
琴瑟猶此拊也按書傳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在
周時有此樂器故周禮云登歌合奏擊拊陳氏以解
樂記可也若虞時則初無此器不然下文所云子擊
石拊石又將如何訓釋耶始奏以文奏文之象舞也
復亂以武奏武之大武也陳氏說甚確可正鄭註以
文爲鼓以武爲金之失陳氏禮書又云鄭註以相爲
拊誤矣爾雅和樂謂之節節卽相也周禮笙師掌教
春牘應雅以教祓樂蓋和者正也賓出而春雅欲其

醉而不失正也上舞而奏雅欲其訛疾而不失正也
余謂卽以節爲相其器六經無考鄭司農註周禮云
雅狀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
之有兩紐疏畫在周雖有此器亦非予夏所謂雅也
余謂治亂以相卽所云關雎之亂爲周召二公言也
訛疾以雅卽南陔六笙詩工歌文王三詩之類直以
大小雅言之博辨如陳氏惜乎見不及此

方氏苞曰語謂樂之倫理皆義所寓可講議也道古
誦古聖王之功德事行于是可稱述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僂

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傳音儒獲乃刀反亦作猱

陳氏澹曰姦聲以濫卽前章所謂滌濫之音溺而不止卽前章所謂狄成之音

姜氏兆錫曰猱舊注與猱同謂如獼猴狀也本或作優其左傳少相狎長相優之優與蓋狎戲之意也

方氏苞曰自周以前雖桀紂之亂未聞有女樂以昭德昭功無緣使文婦參其間也自鄭衛之風作則所歌者本男女淫辟之事此女樂所由興也自是見于經傳者齊人歸女樂鄭賂晉以女樂二八屈原九歌

姹女媚兮容與媚女優雜則必有父子聚麀而不自知者矣孔子論爲邦首放鄭聲不使接于耳目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姜氏兆錫曰音樂之辨與篇首名義微別詳下文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旣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
社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莫詩作貊俾依
注音比去聲

嚴氏粲曰王季雖無心于干譽然其德明而類長而
君順而比以之君臨大邦則克順而能和其民克比
而能親其民順言不擾比則驩然相愛矣比及文王
其德無有可悔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慊也言王季之
德傳于文王而益盛故能受天之福而延于子孫也
朱子曰比于至于也至于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
姚氏際恆曰胡邦衡曰父子紀綱閨門君臣紀綱朝
廷禮緯引三綱不經之論今所不取

姜氏兆錫曰當謂不失其序也祥如書言毫有祥之祥亦妖也大當謂大化均調也紀綱三綱六紀之屬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爲三綱諸父有善諸舅有義宗族有叙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爲六紀也凡此先序之以禮乃和之以樂周子謂古者聖人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意蓋本此詩大雅皇矣之篇莫靜也德音道德之音也比上謂親下謂至也詩義詳見朱傳子夏蓋借以証德音之說溺音淫溺之音

方氏苞曰自春秋以前經傳所載民之死于兵革者
甚少卽困于飢饉者亦小且希以先王之政教未盡
亡而民鮮悖德也自戰國秦漢以後兵戈屠戮飢饉
連延民之死者動數十百萬亂之生也動數百年以
民多無德也而民之無德由于政教之不行政教之
不行由于君心之多欲故文侯問樂而子夏言五穀
之昌疾疢災祥之息皆由于民之有德使文侯能職
思其由則自知溺音之不可好矣其曰君好則臣
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正爲此也 又曰克難者明
之極也謂能盡其義類也世有明于此事而不明于

彼事者不能盡其義類故也傳曰勤施無私曰類惟能盡事物之義類乃能勤施無私又曰克順不逆于民心也克比使民皆親比于上也或曰克順能使民從上之教也克比能使民均相親比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姜氏兆錫曰好濫者泛濫無涯之意燕女者燕安不振之象趨數者迫促速疾敖辟者倨肆偏邪四者皆

以志言淫溺較深煩驕稍淺然而淫色害德而不可用于正則均也終言祭祀者舉重而言

方氏苞曰據此則宋自有風而所傳惟頌豈諸侯于魯宋觀禮故其君臣不肯以怨刺之風淫達于周太師而惟好溺音者傳其曲調與衛與齊之詩不獨淫于色且逆于倫其文顯著故兼舉其促數敖辟以爲戒而總之曰淫于色而害于德也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姚氏際恆曰釋肅雍而謂之肅肅雍雍亦取詩爲說

古文多不拘徐伯魯以肅敬雍和爲句不成文理且
下云敬和焉得上云肅敬雍和

姜氏兆錫曰詩周頌有瞽之篇蓋始作樂而合于祖
之詩也因上文溺音祭祀弗用而引此以見德音之
所用者廣矣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
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
鞀鼓柷敔塤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
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
酬酢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

尊卑長幼之序也

姜氏兆錫曰謹好惡所以慎其德也卽上章和志成行之事而上文之大當本諸此矣詩大雅板之篇執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搖之旁耳自擊柝楊卽周頌有瞽之祝梧燠六孔大如鵝子燒土爲之箎八孔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截竹爲之六者音皆質素與德相稱故稱德音于楯戚斧也武舞所執旄旌牛尾翟雉羽也文舞所執旣用質素爲本然後用鐘磬等瑟華美之音以諧和之又用于戚旄翟華美之象以舞蹈之此則德音之備也酺說見前篇有事于宗廟

則有獻酬醕酢之禮而貴賤尊卑長幼之序自各宜于當時而垂之後世蓋極言德音之用大也

方氏苞曰文侯已自言好鄭衛之音故正告之使知臣且爲之以蠱其心民且從之以敗其俗一國若狂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也引詩而易牖爲誘謂不宜誘民于淫辟也又曰獨以六者爲德音之音以其爲古德王始作之樂器而鄭衛之音無所用此也後言鐘磬絲竹鼓鼗而不及土木二音者以二音質樸不能感人心而使有所思也

鐘聲鏗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

思武臣

姜氏兆錫曰鐘鏗然有聲號令之象橫者盛氣充滿之狀也令嚴氣壯立武之道故聽之而思武臣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姜氏兆錫曰磬註讀爲罄其聲罄罄然有辨別也死生之際非辨義而介如石者不夫而封疆之臣守死善道其正也故聽而思之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姜氏兆錫曰人心雖放聞哀聲必歛以肅絲聲哀切有廉劇裁割之義人之有廉隅者如之故聽而思志義之臣也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竿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姚氏際恆曰思畜聚之臣此語大有弊陳可大謂節用愛人容民畜眾曲說也

姜氏兆錫曰濫註謂有孽聚之義故可以立會畜聚之臣所謂節用愛人容民畜眾者非謂聚斂之臣也
劉氏曰竹聲汎濫汎則廣及于眾而眾必歸之故聽

而思其臣也

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一姜氏兆錫曰謹器也其聲誼誼使人心意動作故能進發其眾也上稱武臣此又專稱將帥者師以鼓進而其權在將而已故復進而思之

万氏苞曰周官大司馬仲冬教大閱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故曰謹以立動動以進眾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姜氏兆錫曰應氏曰八音舉其五而不言匏土木者

樂府詩集卷之十一
三
匏聲短滯土聲重濁木聲樸實故也然匏亦在竽笙
之中矣思按應氏短滯重濁樸實之說于義未足既
知匏在竽笙中則短滯之說固非矣此蓋約舉之詞
與

方氏苞曰卜子在聖門不過文學之科曾子且罪以
不能推崇夫子之道然觀其對文侯則春秋中國僑
羊舌肸無此語言氣象也文侯自言聽古樂則惟恐
卧而正告以古樂和正以廣文武具備可以修身反
家均平天下受祉于上帝施及于子孫文侯自言聽
鄭衛之音則不知倦而正告以是謂溺音推其害至

一于父子聚麀人紀無存臣民殉欲國維盡喪故爲人
君者不可不謹其好惡言德音所由興則推本于天
地之順四時之當五穀之昌疾疢妖祥之不作而皆
由于民之有德言聽音之有所合則示以欲正朝廷
不可無志義之臣欲保眾庶不可無畜聚之臣四方
有事不可無立武進眾之臣封疆有故不可無守死
捍患之臣使人君而少知義理必當怵然爲戒慎德
求賢日夜勞來其民之不暇而暇爲溺音之好乎此
與孟子好貨好色之對異道而同歸皆引君當道志
仁之義也管夷吾自溺于三歸故任其君好內以蓄

禍曾西羞與爲伍豈虛語哉所思者五臣而立武進
眾死封疆居其三以春秋之末列國分爭魏初立國
逼介強隣所最急者莫如武守故導之以所明也人
非財不聚故思畜聚之臣然非有志義之臣則上無
以正君德下無以爲民依卽子貢問政孔子告以足
食足兵民信之義也金石匏竹非修禮合樂無所用
之琴瑟則無時而不在御人君能時思志義之臣則
放心邪氣不覺其日消矣無信則兵食雖足而民不
能立臣無志義則府庫之財亦不可託而況封疆之
守三軍之命哉聖賢之言本末該貫根極義理而未

嘗不切于時勢孰謂其迂闊哉

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正之間諸萋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液音亦憲音
軒萋直良反

王氏肅曰厲疾也備戒雖久至其發作又疾也及時事欲令之事各及時致右憲左右膝至地左膝去地

也

姚氏際恆曰此一章皆附會之詞病不得其眾恐不逮事及時事此三語非武王弔伐之意有司失其傳一語尤不然周之禮樂在魯孔子謂武盡美未盡善豈以當時有司失傳之樂而敢漫然評論之哉又憲軒通今家語作軒

姜氏兆錫曰此章見家語辨樂篇文義多同姑引數條小異者于後 又曰賓牟姓賈名病憂也孔子問大武之樂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武何也賈對言武王伐紂憂不得士心故先鼓戒士眾久而後出今

者蓋象此也 又曰咏嘆長聲而嘆也淫液連延不絕之貌速及也孔子又問備戒之餘何以歌音長嘆不絕賈言武王恐四方諸侯心未必皆順而不及征伐之大事也易言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史稱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然其惴惴焉長慮卻顧而不敢遽以爲得猶然也此其爲聖人之心與 又曰又問初舞時卽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太蚤賈言象武王及時伐紂急于救民故不可緩也然下文孔子言是太公之志則此對爲小異也 又曰淫貪欲之意也軒仰起也又問舞武樂之人何故忽跪以右足

至地左足仰之而賈以舞法無坐故對言非武舞之人坐也蓋亦謂失其傳與然下文孔子言武亂皆坐則此對又非也 又曰淫貪欲之意也武樂之聲而貪及商是武王貪欲紂之天下矣故賈言非其音而孔子急問其何音也賈又言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若非失傳而謂武王實有心于商則其志爲荒悖矣豈應天順人之心哉孔子于是然其言而謂其與萇弘相似也萇姓弘名周大夫

方氏苞曰舊說以貪商爲義則必樂章之詞意有近焉而後解者妄傳之大武之樂章具見周頌與春秋

傳所稱無是也蓋淫者過也商者殺伐之聲祭祀不用
大司樂用宮角徵羽而無商而舞大武之時樂音
朱子謂無商調非無商聲之應詩歌者或過而入于商聲商調必有司失其傳
授耳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
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
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
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二遲字並直詩反方氏上遲去聲待也語無據反女音汝
大音泰

王氏肅曰武亂武之治也皆坐象安民無事也

陳氏澔曰亂樂之卒章也

姚氏際恆曰武之備戒已久之義係賓牟賈自答今又謙言聞命頗覺迂折

姜氏兆錫曰此先約言舞武之大綱也家語作敢問遲矣而又久立于綴何也又曰免席避席也聞命謂聞命而對也未出舞時而備戒已久可謂遲矣而又久立于綴位之時是遲又久也亂卒也孔子答賈言樂以象其成功將舞時總特干盾如山巖立者此象武王肅穆臨師之事而所以發揚蹈地而又奮厲者則象太公之志以武而動眾其武舞將終而皆坐

者則又象周公召公之治以文而止武也

方氏苞曰賈言戒備之久既已聞命而又發問則所疑乃六成復綴之後遲之又久而後退也蓋至二成滅商之事已畢三成以下則歸而敷政施教之事故孔子歷序至豐以後諸大政而曰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其遲之又久正以俟周道之達且通也安得仍以舞者未出以前戒備之久爲義乎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繼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

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

于緩以待諸侯之至也

緩竹劣反夾舌洽反分扶問反

張氏守節曰武王居鎬在西紂居朝歌在河北故舞者南來時楯向北尙象之

陳氏潛曰六成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爲天子也一說天子連下句但舊注以崇訓充則未可通耳

姚氏際恆曰夾振者左右未分之時分夾而進者舞者左右分矣

姜氏兆錫曰家語作始成而北出三成而南又位向

義詳夏官舊誤夾振節是追申再成以前之象以答之也駟家語作四成如書簫韶九成之成樂之一終也綴行也崇尊也武之舞也初自北第一位而南至第二位是象始而北出爲一成又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克商爲再成又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于南而反向乎北象克商而南爲三成又從南頭北向第一位至第二位象克商後疆理南國爲四成又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爲五成又從第三位而復于北頭初位之行象武王功成歸鎬四海皆崇爲天子爲六成此遞叙武舞象成

之次也周都鎬在西紂都朝歌在東故舞位因以北
象周都以南象紂都而至是乃復綴以崇天子于此
見武王本未嘗一日敢失人臣之分有干天位之意
而其應天順人蓋非得已也位向義詳夏官舊誤此
追申再成以前之象以答之也四伐陳註訓如泰誓
四伐五伐之伐分部分也濟猶成也言再成時二人
夾舞者振鐸以爲節而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此象
武王之兵盛威于中國也其時舞者各有部分而振
鐸者夾之而進此象其事之蚤成也若其始久立于
行綴而不遽舞則象武王待諸侯之集而不輕進也

一訓四伐爲之征伐蓋以武旣勝殷而滅國者五十也按此于盛威于中國義固得之卽所謂分夾而進亦當爲四方進兵之解但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乃謂將舞時之立綴遲久象武王之待諸侯以伐商耳若隔伐商而言征伐四方則于上下文次爲不屬不如陳註爲安也

陸氏奎勳曰觀此節大武六成之舞恍然在目再觀周頌有瞽在庭一章大武樂音亦可想見更觀虞書命夔典樂曼擊鳴球兩章及左傳季札觀舞韶箴一段則大韶之樂音樂舞俱未亡也可惜讀經者自不

知樂耳

方氏苞曰久立于綴二句如謂武王伐紂待諸侯之至則不宜倒序于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之下按武成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丁未祀于周廟來相祀者不過邦甸侯衛至大誥武成然後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則必六成而南又久立于綴象旣告武成而待庶邦冢君之至也蓋南國是疆必待諸侯皆至而後制可定周召分陝必待諸侯皆至而後事可命祀乎明堂朝覲耕籍大射養老必待諸侯皆至而後可使之觀禮事之實言之序本自顯明無可疑

者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
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
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
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
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
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
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
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行本下孟反今如
字復音伏弛始氏

反華如字又戶化反弗復之復扶又
反鮮同魯許靳反建讀爲建橐音羔

孔氏安國曰商容殷之賢人

按逸書命畢公表商容之間使之家語作使人

蓋是時商容避紂之亂隱于太行山故先表其間而又使人行求而得之也應氏謂使箕子求商容亦誤

王氏肅曰言今所以繫弓矢而不用者皆將帥之功故建之爲諸侯而名曰建翼也

陸氏德明曰薊卽燕國都或封薊者滅絕而更封召

公子燕乎

按武王時齊魯燕皆未封故武庚之亂齊充冀豫四州皆反薊滅封燕大率皆武庚

事後

張氏守節曰薊幽州縣地陳陳州宛邱縣故陳城杞汴州雍邱縣濟河而西武王伐紂事畢從懷州河陽縣南度黃河至洛州從洛城而西歸鎬京也

應氏鏞曰帝者之德尊而其世已遠意其淪墜之已久故封之尤急王者之德降而其世尤近未至于圯散而無所歸故封之爲次武始而北出三成而南皆以河爲南北大勢之限也此又曰濟河而西者又以河爲東西大勢之限也蓋以雍岐而視濮衛則周爲西南而商爲東北也

王氏應麟曰建纛字或作建皋服虔引以解左傳皋比

吳氏澄曰反復也反商謂克商之後復商盛時之善政也家語作反商之政古文書云乃反商政政由舊

投猶置也天下土地皆商之所有今周既伐商則置
殷之俊于宋地俾祀其先王不曰封而曰投者非本
無國而今始有國也按史記家語投皆作封又按荀
子武王封微子于宋蓋杞宋同時而封故朱子詩傳
亦以微子爲武王所封史記及商書序謂武王初封
武庚及武庚以叛誅始封微子非也按史記言太師
無微子抱祭器奔周事左傳言微子面縛而降亦非
蓋微子去之遜于荒野紂死而武庚立則宗祀有主
可以不出武庚誅周求殷後乃
不得已而出口耳史記竊近之

姚氏際恆曰武王定天下卽以殷故都封武庚追成
王時武庚叛乃封微子于宋此云武王封非云下車

封更非云投益非又或謂反商下脫政字此以偽書

武成證不知武成本襲此加以政字耳

說詳古文尚書本篇

容人名呂覽史記皆式商容之間鄭氏謂禮樂之官
謬孔氏曰武成篇云式商容間則商容是人姓名鄭
不見古文故爲禮樂也夫鄭不見古文亦不見呂覽
史記耶

朱氏軾曰按周書式商容間商容商之賢人也山陰
陸氏曰行猶視也行而復其位則非特式其間而已
然玩文氣似當連上句謂使箕子修其禮物作賓王
家而居然于位也商容如大雅黼黻周頌白馬之類

陸氏奎勳曰鄭註改反爲及集說不當從之使之行
商容而復其位記者本意謂使箕子用商禮樂非康
成誤註也式商容間雖見武成余亦疑其爲僞投殷
之後于宋封微子午宋乃成王事篇中以爲武王且
不云封而言投豈是孔子語乎

姜氏兆錫曰反商家語作反商之政註義非是使之
行商容家語作使人行商容之舊行上聲 又曰反
商之政卽武成篇所謂反商政政由舊也投者舉而
徙置之也投宋在成王時此歷叙黃帝堯舜禹湯之
次而因言之耳其稱未及下車而封與下車而封亦

甚言先後之詞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比于箕子商
容皆賢人行者巡而省之也時商容已亡武王既式
其閭乃使人巡求其舊之所處而復還其位也弛政
之政卽王制不從政之政謂寬其稅役也倍增也建
註作鍵字之誤也衅者血塗之也凡載兵器出則双
向前入則双向後今還鎬京故倒載也鍵銷也囊韜
也兵器皆鍵囊藏之示不用也封將帥爲諸侯賞其
功也舊註名之曰建囊當在虎皮之下愚以義味之
原文自合蓋總結之體也

方氏苞曰行商容者使西歸于周也使箕子行之者

以類相招而不敢迫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
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
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
下之大教也

說服同朝音
湖籍音謝

姚氏際恆曰此節多同祭義文

姜氏兆錫曰按祭義所列五教無節首散軍效射與
裨冕搢笏二條而祀明堂下有食老更祀先賢二條
與此不同者蓋自武成之始而言故言息射說劍自
化成之後而言故言養老祀賢言各有當爾也且本

節息射說劍必于學亦卽祀先賢之意而食三老五更卽附見本節下則其實亦豈有異乎家語本節更增郊祀后稷一條而稱六教與此又不同

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于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人不亦宜乎

更平聲大音泰弟去聲夫音扶

姚氏際恆曰此所言遲久之義又與前待諸侯意異陸氏奎勳曰當屬舞人此及祭統所載皆說似天子親舞無是理也

姜氏兆錫曰此上二章皆專自樂而言上章子夏之

告君者自音之所合而言其美善之聲也此章孔子之告賈者自舞之所象而言其美善之容也

萬氏斯大曰按周人養老兼用燕禮饗禮食禮故文王世子篇所云養老是燕禮也此記所謂養老是食禮也其禮無可考見畧準公食大夫禮言之謂之食者但食飯而不用酒獻酬也鼎俎七牲用太牢割牲食禮不見養老則天子袒而親割也公與賓升之後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蓋醬爲饌之本故公親設養老天子亦親設也旣陳饌宰夫實飲酒于醑加于豐設于豆東三飯之後宰夫進漿飲于稻西是卽

醕爵也庭實旣設賓遂飲漱奠于豐以降受幣乃復入卒食三飲食禮公不親醕養老則天子親醕也食禮不樂舞養老則天子親舞凡所以敬老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姚氏際恆曰朱仲晦曰子諒韓詩外傳作慈良今韓詩外傳無此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

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眞氏德秀曰猶汙泥非水撓而濁之是亦水矣

姜氏兆錫曰按自易直子諒之心生至安則久但于中漸次分得如此此數句只當得和樂二字對莊敬二字看天神二字對嚴威二字看下文自分曉

故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下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

下無難矣

姚氏際恆曰樂動于內禮動于外非禮樂之義說見篇首上以禮屬地爲靜此又曰禮動于外何與祭義致禮樂之道下多而天下塞焉五字

朱氏軾曰動于內者由內達外而外無爲也動于外者以外達內而外有事也外無爲者懽欣鼓舞不能自己故極和外有事者尊卑貴賤措置咸宜故極順和則德輝動而民皆承聽夫誰與爭順則條理著而民皆承順夫誰敢慢舉而措之無難者謂以治天下易易也

方氏苞曰理發諸外句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以理之不可易者施諸事爲是以莫不承應卽下記所云舉而措諸天下者是也

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樂之樂

音洛

王氏肅曰禮自減損所以進德修業也樂充氣志而反本也

王氏應麟曰史記樂書作禮主其謙 又曰鄭注報
讀爲褒孫炎曰報謂禮尙往來以勸進之

孫氏炎曰報謂禮往來以勸進之反謂曲終還更始
姜氏兆錫曰此章又兼禮樂言之首二節言禮樂各
致之道而末一節言禮樂交濟之義也

方氏苞曰凡禮之行皆是逐節自收歛故曰主其減
樂則動盪而出故曰主其盈 又曰禮之行也少者
賤者必深自抑下老者貴者亦致其嚴恭蓋主于減
也然抑下而無不展之儀嚴恭而有必要之節禮之
減而進也由是卑者志事畢達尊者德譽愈光禮之

得其報也禮以進爲文易見而樂以反爲文難明蓋物相雜曰文色相間曰文五聲之大小相成八音之作止遞代人聲之欲往而留舞節之奮疾不拔皆樂之以反爲文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于此矣

姚氏際恆曰以樂爲人情之所不能免以性爲術以性術爲變荀子高視情低視性乃如此

朱氏軾曰動靜謂屈伸俯仰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

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朱氏軾曰雅頌之聲兼下聲與文雅頌之聲足以樂而不至于放流雅頌之文足以論說而不可窮盡輔氏曰不息謂意味深長言之不能盡也

姚氏際恆曰論而不息荀子作辨而不認

姜氏兆錫曰按詩樂之要不外聲與文二者而已論語朱傳云夫子稱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欲學者

玩其詞審其音而得其性情之正也先王立樂之方其在斯與

方氏苞曰文謂樂章也兩漢郊廟樂章音節近古而意義無可推尋魏晉以下益不足觀惟二南之風二雅之正商周之頌其所以修身及家均平天下者古昔聖賢稱引咏嘆老師宿儒詁釋闡明二千餘年其蘊終不能盡是之謂足論而不息也輯此記者漢儒也智不足以及此必七十子所傳述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卿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

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姚氏際恆曰審一以定和亦從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中來不然一字于何著落

姜氏兆錫曰審一謂審守其一也聽之而敬順親者因宗廟族長鄉里閨門而不一者也和本者本于心而一者也故審守其一以定和也比物卽所謂比音而樂之也又言立樂之方者上文由詩正以推樂正此復由心和以驗人和上文以正性術而此以盡倫理

也

方氏苞曰一者中聲也審得中聲乃可以定其和物者事也樂必比附于郊廟射鄉食饗之事而因以飾其節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姜氏兆錫曰極言詩樂之屬所關者大以總結之也方氏苞曰人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既不能免非以

正聲雅樂達天地之命存中和之紀則必爲姦聲溺音之所誘而入于邪僻矣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鈇方夫切

朱氏軾曰儕謂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各得其類也先王之喜也雅頌作而誠民育物非一人之私喜先王之怒也撻伐張而除殘去暴非一人之私怒

姚氏際恆曰喜怒亦本子大叔言禮之說將禮樂看作外物故云飾喜飾怒因言喜故以怒對因以怒對

喜故以軍旅鈇鉞對樂然則軍旅鈇鉞可包得樂乎
此處比荀子少征誅揖讓一段之文

姜氏兆錫曰此章專言詩樂中和之道以申首章變
成方謂之音之意也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
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
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
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
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
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

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
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
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
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
歌孰能保此

斷丁
亂切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
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
歌商又商之遺聲也也字衍上所云故商者五帝之
遺聲也當居此衍字處也按此章如鄭所編次似順
矣然其詞仍有雜亂者則非編次所能爲也如頌大

雅風皆言靜何以小雅獨不言靜既云溫良而能斷
宜歌齊下何以又云明乎商之音臨事而屢斷又屬
商之音凡此皆不可曉也不特此也所言商聲齊聲
商聲既不可考而齊聲亦不見于經傳此尤私言曲
說不足信者也孔子序詩僅得商頌五篇豈師乙反
得聞其全乎至于國風之齊詩必不可爲三代之遺
聲矣然則于何徵之乎卽設曰商頌齊風也上言頌
則已包商矣言風則已包齊矣不爲重疊乎解者求
之不得多爲臆解如陳氏樂書云周人兼用六代之
樂而正考甫得商頌于周大師得非五帝之遺聲乎

按如此說卽上所謂重疊也又曰周之禮樂在魯大師摯適齊得非三代之遺聲乎此說益鑿郝仲輿謂聲與詞殊是已然謂風雅頌爲正詞商齊爲正聲商秦地西方之音屬金天地之肅清氣齊卽今山東東方之音屬木天地之絪縕氣尤鑿而謬予疑此篇必齊人所作如魯人多誇魯事是也其意欲倣孔子序詩列商頌魯頌之意故亦以商聲配齊聲而獨云商者又暗合有宋存焉之說如此殆未可知耳故曰私言曲說不足信者也又按上魏文侯章云宋音燕女溺志齊音敖辟驕志而此又以商齊爲五帝三代之

遺聲尤矛盾想非一處之言作樂記者不察而概收之耳

朱氏軾曰寬柔廣大疏達恭儉正直廉肆直溫良是高明一邊靜正靜信好禮靜謙慈愛能斷是沉潛一邊高明而濟以沉潛則中正無弊矣各句俱以上截主然工夫卻全在下截道本無偏而見仁見知各隨其性之所近上截乃詣力所到見成如此下截是將去醫那下截的病痛要得渣滓盡去純粹以精必須優游涵泳以俟其自化所謂成于樂者是也舒肆直遂者少懇切之意其蔽在不斷溫和平易者泛廉隅

之守其蔽在不讓此所以宜歌商與齊也知商齊而風雅頌可類推矣又按上截是廣大高明下截是要盡精微道中庸問學之功固由致知力行而語其成就則藏焉修焉又必息焉游焉而後藝興而學成也歌詩是游藝工夫又風雅頌謂歌之體非指周雅三頌十五國風也

姜氏兆錫曰古吳何氏曰寬柔廣大疏達之類是德之主其靜正信之類所以齊之也愚按下文疏以商人爲宋人蓋以宋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而識之也則此歌商乃爲商頌而歌頌乃周頌與但歌風雅頌

皆以相因爲義而方氏謂商音剛決故性之柔緩者
宜歌之齊音柔緩故性之剛決者宜歌之是乃以相
制爲義殆非直已陳德之義也合以何氏之說推之
肆直是德之剛中者而慈愛乃以濟之故歌商音之
剛決溫良是德之柔中者而能斷乃以濟之故歌齊
音之柔緩是皆相因也歌必相因而不取相制者蓋
其德已調劑得中將以歌涵養之而已味下節保字
之意自見又下節古吳何氏曰此獨表二國者恐人
疑非正聲故也其聲出于先王之舊如此則豈若今
之燕女溺志與敖僻驕志者哉愚按何氏說頗有發

明但齊音見利而讓這卻難曉今考齊風十一篇都無其証惟還篇田獵揖讓與甫田篇戒欲速好大意畧近之然先儒固不以見利而讓許之矣若此外有其詩夫子恐亦不刪也豈師乙之論詩未爲定義抑或漢儒實爲之與 又曰此亦上章之意但上章統言制詩樂之道此章則析言歌詩樂之宜也

方氏苞曰雅頌正始之風性與之宜者皆曰靜蓋由中出者本靜故歌者非靜不能直已以畜其德而合德音之致也 又曰肆直者質本能斷以慈愛或有所牽明乎商則能以勇決之溫良者質本能讓以能

斷或有所執明乎齊則能以義裁之 又曰必洗濯
其心內無不直然後歌咏以陳古人之德則動于已
而天地萬物無不應也孔子習琴操則見文王使他
人習之自不能見故非直已不能陳德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
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
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
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上時掌反

隊直媿反橐古老反倨音据
中竹仲反句紀具反說音悅

郝氏敬曰如抗七者歌之法也上者聲高下者聲卑

曲者聲回止者聲絕矩曲尺也半環曰鉤

朱氏軾曰此節形容歌之聲調亦見出于德性之自然非作而致之也倨方也

陸氏奎勳曰歌法失傳此猶存其大略舊說謂上如抗如手舉物爲一法下如墜如物之墜下隨其淺深而無所留滯爲一法曲如折謂轉之宛浹而分明也爲一法止如橐木聲所止處如橐木之不搖也爲一法倨中矩歌之轉折者欲其方也爲一法句中鉤又欲其圓也爲一法纍纍乎端如貫珠纍然不斷絕以依其永也爲一法竟山毛氏云或疑曲折與中鉤復

出不知曲折者合鉤矩而言也若鉤矩之分則笛色
譜中四六四上爲鉤四六上爲矩六工六四爲鉤六
工四爲矩以轉圓爲鉤見廉爲矩也

姜氏兆錫曰抗舉墜落藁枯也倨直也句亦曲也多
曲曰曲少曲曰句說見考工記治氏舊註倨爲微曲
句爲甚曲者非端緒也長永也所謂歌永言也此言
其音節之善與其名義之大也子貢問樂例見前篇
教世子及周公踐阼